



文極可脫手電筒乃美國馳名軍  
備廠出品物美質堅早荷中外  
許目前到大宗遠近光二種  
備遠光能達二百八十三百五十售  
六百尺實較別牌優勝光遠價  
便宜倫蒙  
惠顧各埠電燈公司均有代亦  
◎本埠分售處  
四馬路 南通電燈公司  
大馬路 明遠電燈公司  
法大馬路 天發電燈公司  
馬路 明來電燈公司  
總經售處 上海南京路  
八十五號  
鳴康電料行



(漢老)

北伐軍已佔領岳州得了。其中失敗經過。實能予吾人一種笑的原素。尤其是當軍比逃軍來得快和輕捷。其實北軍縱多。統率無人。各軍將領。各自爲謀。一聞南軍進攻。早作逃之夭夭之想。這樣的北兵。如何可以抵禦南軍呢。據說湘軍第三師長鄒振岳岳州失守。所有火車輪船種種生命的事具。都被葉開鑫等都捉先得了。所以鄒部却從岳州步行。退至城陵磯。集中五里牌。那裏知道南軍已佔據羊樓司。原來南軍起初以爲大敵當前。準備拚命死戰。不料北軍望風披靡。追奔逐北。那順利得同拉朽摧枯一般。因此力奔向南。不稍定喘。湖郭嶺。並來折毀。南軍稍爲整理車馬。便可乘虛火車。追趕殘軍到了一是步行。一是火車。因此追敵的。坐在前邊。等待敗軍到來了。北軍如斯。不敗何待呢。南方之強敵。北方之強敵。請看雙十節裏。誰在黃鶴樓頭觀欄觀國慶呢。

遺產制度之弊害說

凡物莫不受其所生。幼穉之乳哺。昆蟲之掩護幼穉。皆其善者也。人之愛子。尤爲精粹。幼時乳哺之懷抱也。教養之。難勞不怨。及其少長也。乃送之入學。蓋進其智識也。更及乎年老。乃慰所有之遺產。付其子。俾其子有所自恃。無流衣食居住也。嗚呼父母之愛子。可謂至矣盡矣。蔑矣加矣。乃有無智之輩。以爲有遺產足恃。遂不屑習業。坐生。於是每有一瓶十金。一衣百金。一室千金。揮金如土。毫不加計。富貴之號。食則山珍。海味。佳饌。日。出則輕車肥馬。奴。婢。綽呼。任所欲爲。無微不至。其朋輩執持子弟矣。及乎垂暮。則胸無點墨。皮囊之術。千不足。爲富貴辭。無所不爲。福運流爲俗民。則此輩之輩。遂趨然而走險。爲富貴之敵。此說之過歟。故曰。父母之愛其子。可謂爲愛之。余曰。或謂愛之。適所以害之也。世之愛其子者。其亦可以鑒矣。

看報人說的

## 看報人說的

要表明是國民黨的報紙。只要在中  
國內。登些格言。或黨綱。或該黨  
常把他報紙的號數。暗暗多增  
呢。

據說外國報紙。要表示他是老報  
言民國日報。一望而知為國民黨報  
宜。便是以表示了。如中國晚報

（直林少）

至於象山呢。在此岡山的前面。惜乎現在已改為戲台。不許遊人上去。事關軍事。所以就不能一登其勝。焦山是處於江心。要從駁船駛去才好。但是駁船身小。很是危險。所以一般人要去的。都要坐救生船去。坐救生船的手續。叫得老強機關上幾片子。去到救生局裏去一討是了。救生船滿地人都叫紅船。船身很大。絕無危險。過後叫得賞水手數元酒錢足矣。記者因有憾事。未能同他們一同去玩。很以為憾。既沒有親臨。所以也不敢妄談。此外還有一個周輪點將台。在城裏鼓樓間。這個台現在已闕圍在省立第六中學裏的校園內了。改為該校的美術教室。唉。大英桑田為滄浪亭。滄浪亭為大英桑。現在這點將臺竟改成教室呢。滄海桑田。事變無常。怎不令人生嘆呢。

該地人民倒還樸實可風。街上來往的行人。穿綢者般的實在很少。女子身上穿著了一件花布的衣服。就算出客了。還喜歡帶著白澄澄的銀鐲。十個女子。有五、六個都是刻花遺地的照會。再不喜歡穿裙子的。不問男女。都是一概紮腰的。至於女子的脚呢。都很道地。雖不到三寸金蓮。却也大不了多少。

離家散記

離家散記 (小桐)

措面時候。一舉動。祇見那孫德懋合出的。一張皇皇的告示。猛然躍入我的眼簾。告示是每間房裏。都貼有一張。原文我可記不得了。大略說。鴉片之害。盡人皆知。書見地

暗殺白鹿？

(續) (沈應俠)

便把牠手中所握的槍放下。將支票撕下，仍舊從原路取出。可惜那時候還沒看見。還有一個人，手牽一蠅狗，遠遠的跟在後面觀望。說到這裏，看了阿生一眼。見那阿生，細喜形於面，又復說道：「你今天早晨，把支票給你的信帶出。一面到中國銀行，將支票數轉一萬元到手裏。回身向聯珠舞舞行去。第一次，盡付未到。第二次，卻說已經止付過手了。所以就到我處來。第一次，給門上回絕了。叫你再等一小時。你守準時候，所以此時才來。以上我所說的情形，對不對？」那時警長現出將酒將菸的樣子，我卻深信士衍說的話，不會錯誤的。阿生呆坐在椅上，口裏不住的說道：「他自愛的臉。」聯珠聽了，道：「士衍先生，你真是個地裏鬼。但是我現在還恨日已。昨夜為什麼，丟手刀刺他。」士衍道：「女士承認我的話沒錯麼？那麼這張謊，從從說得合理的。在理不能作有數。」聯珠道：「不能作有數麼？但是我或許說得出理由。那怎樣呢？」士衍道：「你還有理由麼？如果：」「阿生那時也敢出理由。」警長用命令口吻道：「不許你講。」聯珠把阿生瞪了一眼道：「這是什麼人。」士衍道：「你別去管他。我們現在先要將這事了解。」聯珠方才說道：「士衍先生，你道李是我什麼人？」阿生又突然呼道：「天呀。」士衍不要講。」警長又把他喝住。聯珠又接續說道：「李是我父親。」

新  
新  
遊

「新新遊」

(哥)

天氣一天一天的熱起來。在上海的人們，住在飽暖的小室中，懶得很，少坐在家中了。昨天的雨還很使吃驚，一身汗後，在雨絲中淋了幾

讀書一得錄

▲莫愁湖並不與莫愁相干

孟蘭勝會之一瞥  
(盧夢痕)

廟陰歷七月間懷安堂例有盂蘭勝之舉。記者以其迷信之舉。無干水鳥其高號(廣富冠)贈該堂以香支三支。高逾人頂。故往一觀焉。茲將是日所見者拉雜錄之如左。

一、門。然來賓紛紛亂入。男賓入者皆門。必爲司閹者用藤鞭阻擋。仲其緣山之爪一探縱身門外。有裸體者不許入內。故裸體者或有裸體者爲推出。但該司閹雖未裸亦亦露其兩臂。(均衣半臂之表)

二、鳥可得禁止裸體也。內設有新版式。如王九龍貂褂。三英戰呂布。楚王別姬。大戰趙胡。六國封相等。廳內兩旁皆掛聯畫。有一般彫刻小字無數。或云爲赤壁圖。或云圍宮。然字甚小。非目力所能及。須用放大鏡始能瞭然。一影形劇如許小字。亦可謂巧奪天工矣。水鳥之巨香設於神殿內。記者男子身。不能入內。祇可在門外一張望。是會迷信之舉。本無足取。然演費金錢。(須用六千七千之譜)不如將此項金錢充諸善舉也。

那時將近九點鐘了。馬路上行人頗稀。空氣甚寂。三、五個黃包車夫，沒精打采的拖着車子。在那慘綠燈下，沉沉的走着。南京的馬車很多，雖在夜間，但那叮叮唧唧的鈴聲，還不斷于耳。我沿着江干，帶同到旅館。即此，已化去了三隻鐘頭。回到旅館，我們吃過飯頭。他兄同寓同鄉而同姓的一位宗叔。他無意告我，我隔壁房間的住客，便是我的三叔。我說：果真嗎？他道：是的。不過他和我個朋友。一早便出去了。我去推門，果是鎖着。他寫封信報告鄉友。我已平安到了白門。信剛寫成一半。房門開處，忽然走進一個人。他是誰？原來就是我三叔。

自然，我想我離家庭的第一夜，忽然的與他遇着了親人。我是如何的快樂！

越起越高的旅客。也須搭船快快的辦他一下，我當時看了，暗著這位孫太太，叫聲『苦』，其實戒烟不從根本上。普通人家戒起，而偏要和一般旅行作對。不知我們這位孫總一秋操起來了，可要幹飽渴口……

我這樣的肚裏發支驕。可是那孫太太上床去時，其時可巧走進一個茶房。我便正正经經的對他說：「快拿半兩現錢鴉片來。」他接了一連二的答着是字。我慢吞吞的嘆一聲：『皇上的告示。』

二老太說不願吃飯。于是我出去尋食物去。

△不期而遇

我一壁下着樓梯。一壁想道：南京的鴨子，確是好吃了。不錯。我們還趕趁此如有新到。不但旅館負責。便送給我的。這一次，真弄個好東西。走過去。三人爲證。便是趙履信。張士傑、金木如、三先生。我們重談到三點多鐘。他們都預備次日回家。我們也預備明日來源。所以各自安歇。

●帶夫的投滑

次早。天還沒亮。孫二老未使催我起身。其實。我那時如何能動。勉強撐起。看看外面還是黑越越地。便被披衣假寐。過一時。我的三叔父跑來敲門。告我他即走了。並催我們起來。那時我推窗一望。車方已呈魚肚形了。運載的第一次車。是七點四十分開。那時已將近六點。孫二老又過了氣癱。我們匆忙忙忙乘着車子到火車站。丁京有小火車車站。是往來城隍廟下關的小火車。隨風習習。吹着又清涼。又佳。

金龍牌香烟



大聯珠香烟



上海南京路  
大華烟草公司